

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史记

全
译
本

[汉]司马迁◎著 吴树平◎主编 李 零◎等译

第二册

| 插图珍藏本 |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| 文 | 白 | 对 | 照 | 全 | 译 |

史记

[汉] 司马迁◎著 吴树平◎主编 李 零◎等译

第二册

卷三十 平准书第八 ~ 卷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

| 插图珍藏本 |



新世界出版社
NEW WORLD PRESS

史记卷三十

平准书第八

蒋非非 译

汉朝建立之初，接手的是秦末战乱造成的凋敝局面，青壮男子从军转战，老弱运输粮饷，战事和兴建繁多，但物资匮乏，连皇帝都不能具备四匹同颜色的马驾车，有的将相只能乘坐牛拉的车，百姓更是毫无积蓄。这时，因为秦朝铸的半两钱分量重（十二铢），不便流通，遂下令改铸钱币（重三铢），并许私人铸钱。黄金以十六两一斤相当于一万钱（过去二十四两值万钱），在市上流通。废除或简省秦时的一些苛法禁令。然而，不守法令、投机牟利之徒，却筹集余资，经营商业，囤积居奇，造成物价飞涨，米一石卖到一万钱，马一匹价值黄金一百斤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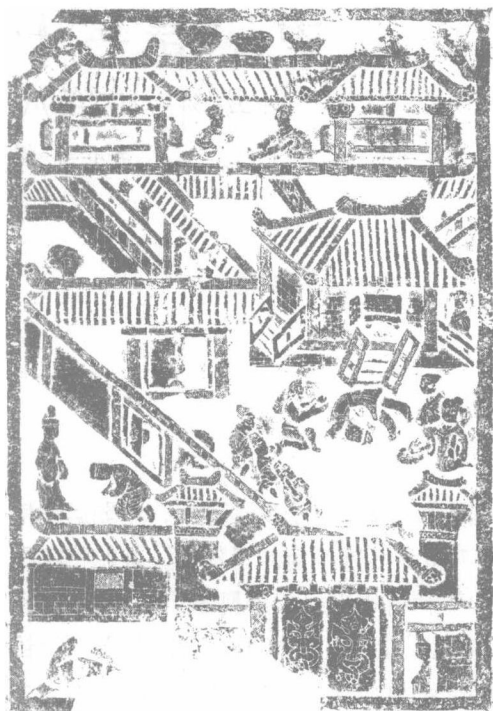
天下平定之后，高祖刘邦下令商人不得穿丝绸乘马车，并对他们加重征收赋税，以此来抑制、困辱他们。孝惠帝、高后当政时期，因天下开始安定，于是放松了限制商贾的法律，但商人的子孙依然不得供职于官府充任吏员，更谈不上做官。国家计算官吏的俸禄和官府的各项费用开支，据以向人民征收租赋。从国家所有和王侯封域内的山林河流湖泊范围及商业征收来的租税，则作为皇帝以至王侯各自的日常生活经费，不再列入国家财政税收的收支项内。由山东地区运到长安供应京师官府的粮食，每年不过几十万石。

汉兴，接秦之弊，丈夫从军旅，老弱转粮饷，作业剧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具钧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齐民无藏盖。于是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钱，一黄金一斤，约法省禁。而不轨逐利之民，蓄积余业以稽市物，物踊腾粦，米至石万钱，马一匹则百金。

天下已平，高祖乃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孝惠、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弛商贾之律，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吏。量吏禄，度官用，以赋于民。而山川园池市井租税之入，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，皆各为私奉养焉，不领于天下之经费。漕转山东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石。



文白对照全译史记



官吏豪强宏大的家居场面，汉画像石，山东曲阜城关。

至孝文帝时，因为私人铸造的榆荚钱越来越多，分量轻（只重一铢），于是改铸四铢钱，钱上铭文为“半两”，但同时又下令百姓仍可以随意自由铸钱。所以，吴王不过是诸侯，因在封国内有铜山可就近开采铸钱，从而富拟天子，结果起来谋逆造反。邓通不过是大夫，也因为铸钱而财产超过诸侯王。由于吴、邓铸造的钱遍布天下，才产生了有关铸钱的禁令。

匈奴屡次扰掠北方边郡，驻守这一地区的军队数量很多，边区的粮食不足以供给应当供应的人员。于是，政府招募百姓，凡能够捐献或转运粮食到边郡的，赐给爵位，最高可至大庶长。

孝景帝时，上郡以西地区发生旱灾，政府又重新修订卖爵令，并且降低纳粟标准，用以招徕人民；犯罪的刑徒和罚作也可以向政府交纳粮食赎罪。又增设苑囿养马，以扩充军用，而皇帝的宫室乘马车辆也日益增多了。

到了当今皇上即位几年之际，汉朝建立七十多年之间，国家没有战事，除非遇到水旱灾害，百姓则家家衣食丰足，城市和乡村的仓库都堆满了粮食，国库里财货充裕。京城里储藏的铜钱累积上亿，串钱的绳子朽断，确数已点不清。太仓里陈粮上又堆积着陈粮，仓内塞满了只好露天堆放，甚至腐败了不能食用。大街小巷都有马，田野之上马匹成群，（大

至孝文时，荚钱益多，轻，乃更铸四铢钱，其文为“半两”，令民纵得自铸钱。故吴，诸侯也，以即山铸钱，富埒天子，其后卒以叛逆。邓通，大夫也，以铸钱财过王者。故吴、邓氏钱布天下，而铸钱之禁生焉。

匈奴数侵盗北边，屯戍者多，边粟不足给食当食者。于是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，爵得至大庶长。

孝景时，上郡以西旱，亦复修卖爵令，而贱其价以招民；及徒复作，得输粟县官以除罪。益造苑马以广用，而宫室列观舆马益增修矣。

至今上即位数岁，汉兴七十馀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给家足，都鄙廩庾皆满，而府库余货财。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校。太仓之粟陈陈相因，充溢

家爱骑公马，)乘母马的人被排斥不得参加人们的聚会。看守里门的人可以饭粱食肉，做官的人安守其位，在其任职期间儿孙都长大成人，有的官吏因为久居其职，就以官名为自己的姓或号。所以，人们都爱惜自己而惧怕犯法，崇尚礼义而鄙视和排斥耻辱的行为。在这个时候，法网疏漏而百姓富足，恃财骄纵，役使别人，大肆兼并土地的豪强地主，以威势横行乡里，欺压百姓。从有封地的宗室、政府高级官僚到下面的人，都竞相追求奢侈的生活，住宅房屋车马服饰逾越应有的等级规定，没有一个限度。事物兴盛之后转向衰败，这是固有的变化规律啊！

在此以后，严助、朱买臣等人招徕东瓯族内迁，江淮地区遭到骚扰，百姓烦劳，耗费巨大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发西南夷地区，凿山开路一千多里，扩大了巴蜀地区的辖境，巴蜀的人民因此疲惫不堪。彭吴想通过开辟商路灭掉朝鲜，在沧海地区设了郡，致使燕齐地区普遍骚动。及至王恢设马邑之谋，匈奴断绝和亲，侵扰北边地区，兵连祸结而局势不可缓解，天下苦于徭役征发，干戈大动，战事越来越多了。出征士卒要自带衣粮，后方的劳力要转运粮饷，远近地区为支持战争都遭到骚扰。百姓只得玩弄手段以规避法令，财物因大量消耗而衣食越加不足了。向政府交纳物资的人可以做官，献出钱物的人可以除罪，选拔官吏的原则被败坏，廉洁和耻辱的观念被蒙混，单有武艺勇力的人就被任用，法令严格具体，专以谋利为务的官吏从此被重用了。

此后，汉朝将领每年率领数万名骑兵出击胡人，到车骑将军卫青时，收复了被匈奴占据的河南地，修筑了朔方城。在这个时候，西汉用于开凿通西南夷道路的人有几万，为此，要从千里之内征集运输粮食，大约十钟粮食运到时只剩下一石。无奈，只好散发钱币在邛犍一带购集。几年之后道路还没有开通，少数民族因此屡次进攻，官府派兵镇压反叛，把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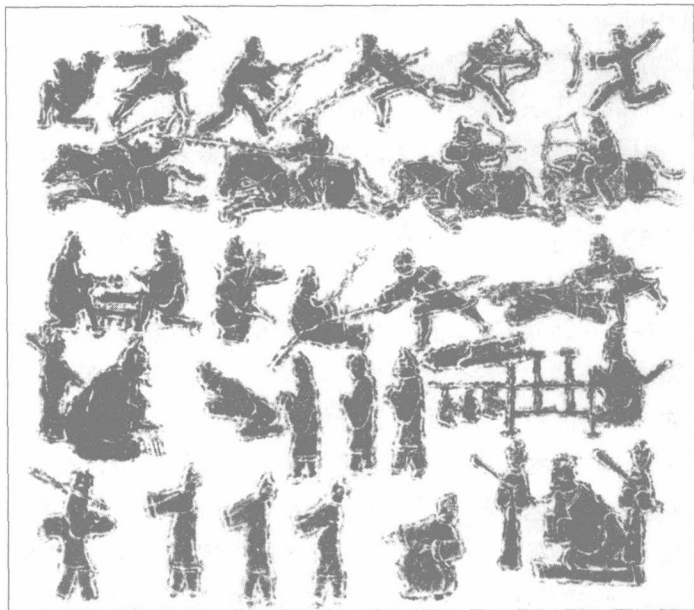
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。众庶街巷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乘字牝者俟而不得聚会。守閭閻者食粱肉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。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义而后绌耻辱焉。当此之时，网疏而民富，役财骄溢，或至兼并豪党之徒，以武断于乡曲。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，争于奢侈，室庐舆服僭于上，无限度。物盛而衰，固其变也。

自是之后，严助、朱买臣等招来东瓯，事两越，江淮之间萧然烦费矣。唐蒙、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，凿山信道千馀里，以广巴蜀，巴蜀之民罢焉。彭吴贾灭朝鲜，置沧海之郡，则燕齐之间靡然发动。及王恢设谋马邑，匈奴绝和亲，侵扰北边，兵连而不解，天下苦其劳，而干戈日滋。行者赍，居者送，中外骚扰而相奉，百姓抗弊以巧法，财赂衰耗而不贍。入物者补官，出货者除罪，选举陵迟，廉耻相冒，武力进用，法严令具。兴利之臣自此始也。

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，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，筑朔方。当是时，汉通西南夷道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负担馈粮，率十馀钟致一石，散币于邛犍以集之。数岁道不通，蛮夷因以数攻，吏发兵诛之。悉巴蜀租赋不足以更之，乃募豪民田南夷，入粟县官，



文白对照全译史记



胡汉战争图，汉画像石，山东嘉祥五老洼。

巴属地区全部的租赋拿出来也不够偿付军费开支。不得不再招募豪强在南夷地区开垦土地，交纳粮食给政府，从都内领取钱币。为在东部沧海地区设郡，人力费用与开通南夷地区大抵相当。又征发十几万人修筑、守卫朔方城，从遥远的地方转运粮食，山东直至关中都为此付出艰巨的劳作，花费了数十以至数百亿的钱财，国库日益空虚。于是又向民间募集：能献出奴婢的人可以终身免除徭役，已经是郎官的增加秩等。献羊的可以为郎

的规定，也是从这时开始的。

在这以后第四年（元朔五年），汉朝派大将军卫青带领六将军和十几万士兵，出击匈奴右贤王，杀死敌人一万五千人。第二年，大将军卫青率领六将军再出击匈奴，歼灭敌人一万九千人。朝廷赐给抓获和消灭敌人的士兵黄金二十多万斤，投降的几万名匈奴人都得到优厚的赏赐，这些人的日常生活都由政府供应，而汉军损失十几万士兵战马，武器装备和供应粮食的费用尚未计在内。大农府库中旧藏的钱支出告罄，全部赋税用于军事开支，还不足以供应士兵。有关部门宣布：“天子说：‘我听说五帝的作法不一，都能治理好国家，禹汤的法令不同，都能称王于天下，所经历的不是同一途径，但建立的功

而内受钱于都内。东至沧海之郡，人徒之费拟于南夷。又兴十万余人筑卫朔方，转漕甚辽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益虚。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，为郎增秩，及入羊为郎，始于此。

其后四年，而汉遣大将来六将军，军十餘万，击右贤王，获首虏万五千级。明年，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，得首虏万九千级。捕斩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餘万斤，虏数万人皆得厚赏，衣食仰给县官；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餘万，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。于是大农陈藏钱经耗，赋税既竭，犹不足以奉战士。有司言：“天子曰‘朕闻五帝之教不相复而治，禹汤之法不同道而王，所由殊路，而建德一也。北边未安，朕甚悼之。日者，大将军

德是一样的。北方边地至今没有安定，朕非常关切。前此，大将军进攻匈奴，消灭敌人一万九千名，部队屯守在边地，却没有粮食充饥。请主管部门讨论决定，民众得以买爵位和出钱赎免禁锢及减轻处罚。’我们商议的结果是：请设置赏官，名叫‘武功爵’，分十一级，第一级起点为十七万钱，以上每一级递加三万钱，共值三十七万钱。那些买武功爵第五级‘官首’的人可以试用，充任吏职，官职有空缺时先加任命；第七级‘千夫’相当于二十级爵制的‘五大夫’，可以免徭役，补吏不必先经试用，有罪可以减二等。平民百姓最高可以买到第八级爵‘乐卿’，用爵位来褒奖军功。”军功多的越等授爵，大的封侯或授职卿大夫，小的为郎或为吏。这样一来，任用官吏的途径杂而且滥，官职冗乱，形同虚设了。

自从公孙弘宣扬《春秋》的义理，作为臣下行为准则而被任命为丞相，张汤以严刑酷法任职廷尉以后，于是有“见知”的法令产生，而以“废格”、“沮事”、“诽谤”等罪名兴起大狱，广为株连。第二年（元狩元年），淮南王刘安、衡山王刘赐、江都王刘建谋反事败露，执法官员寻找种种事端来审理与此案有关的人，将其党羽搜罗殆尽，牵连被杀的达几万人，官吏执法更加惨酷促迫，而法令更加明细严密。

在这个时候，政府大力延揽方正、贤良、文学之士，有的被任为公卿大夫。公孙弘身为汉朝丞相，床上用的是麻布缝制的被子，每餐只有一个菜，生活俭朴是全国最突出的。但并不能改变世俗奢靡的风气。倒是从另外方面逐渐发生了影响：更使人们争取用种种方法去追求功利了。

第二年（元狩二年），骠骑将军霍去病再次出击匈奴，杀敌四万。当年秋天，匈奴浑邪王率几万名部众降附汉朝，于是汉发动二万辆车去迎接。这些人到达之后，遍受赏赐，连同有功人士也受到厚赏。当年支出达到一百多亿钱。

攻匈奴，斩首虏万九千级，留蹏无所食。议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’。请置赏官，命曰武功爵。级十七万，凡直三十餘万金。诸买武功爵官首者试补吏，先除；千夫如五大夫；其有罪又减二等；爵得至乐卿：以显军功。”军功多用越等，大者封侯卿大夫，小者郎吏。吏道杂而多端，则官职耗废。

自公孙弘以《春秋》之义绳臣下取汉相，张汤用峻文决理为廷尉，于是见知之法生，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矣。其明年，淮南、衡山、江都王谋反迹见，而公卿寻端治之，竟其党与，而坐死者数万人，长吏益惨急而法令明察。

当是之时，招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，或至公卿大夫。公孙弘以汉相，布被，食不重味，为天下先。然无益于俗，稍骛于功利矣。

其明年，骠骑仍再出击胡，获首四万。其秋，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，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。既至，受赏，赐及有功之士。是岁费凡百餘巨万。



原先，黄河在以往十几年中在观县决口，梁楚地方已经数次受灾，而沿河各郡筑堤堵塞决口，总是辄塞辄毁，花费钱财之多无法计算。此后，番系计划省却漕运路线中经这三门峡砥柱山的那段，开凿了渠道，引汾河、黄河水灌溉土地，从事这项工程的劳动力有几万人。郑当时也认为经由渭水运粮，路途迂回遥远，开凿了从长安到华阴的直渠，投入几万名民工。朔方郡也普遍开挖沟渠，有数万人劳作。这些工程经过两三年尚未竣工，工程开支各项都达到十几亿。

皇上为了讨伐匈奴，大力提倡养马，在长安饲养的马达几万匹，管理马匹的士卒从关中地区抽调尚嫌不足，更征调于附近郡县。归降的匈奴人都由政府负责供应衣食，政府无力负担，天子只好节省自己的膳食，缩减御用的车马，拿出内库的私蓄来供养他们。

第二年（元狩三年），山东地区遭受特大水灾，百姓多数饥寒交迫，于是皇上派遣使者将郡国的粮食储备全部用于赈济贫民，尚不够，又从豪富人家借粮给贫民。这样还不够救济全部饥民，政府只得将贫民迁徙到关西地区，并将其中七十多万人充实朔方郡以南新秦中地区，衣食之需都仰赖政府。数年之间，国家借贷给土地、农具、种子等生产资料，并派使者分区保护，使者们冠盖相望，往来不绝。为此耗费了以亿计的资财，全部费用不可胜数。

国库空虚，财政匮乏，已到了最严重的程度，但大商富贾有的却乘机垄断财货役使穷人，用于经商运输货物的车子有几百辆之多，买贱卖贵，囤积居奇，投机倒把，放债收息，甚至连封君也都俯首帖耳，仰仗他们的资助。商人们冶铁铸钱煮盐，有的财产累计达万金，但不愿帮助国家解决财政危机，百姓生活更加困苦。有鉴于此，天子与公卿商议，决定变更币制，制造新币以补充国用，并借此打击从事商业活动来兼并土地的人。当时上林苑里

初，先是往十馀岁河决观，梁楚之地固已数困，而缘河之郡堤塞河，辄决坏，费不可胜计。其后番係欲省底柱之漕，穿汾、河渠以为溉田，作者数万人；郑当时为渭漕渠回远。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，作者数万人；朔方亦穿渠，作者数万人；各历二三期，功未就，费亦各巨万十数。

天子为伐胡，盛养马，马之来食长安者数万匹，卒牵掌者关中不足，乃调旁近郡。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，县官不给，天子乃损膳，解乘舆驷，出御府禁藏以赡之。

其明年，山东被水灾，民多饥乏，于是天子遣使者虚郡国仓廩以振贫民。犹不足，又募豪富人相贷假。尚不能相救，乃徙贫民于关以西，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，七十馀万口，衣食皆仰给县官。数岁，假予产业，使者分部护之，冠盖相望。其费以亿计，不可胜数。

于是县官大空。而富商大贾或蹕财役贫，转毂百数，废居居邑，封君皆低首仰给。冶铸煮盐，财或累万金，而不佐国家之急，黎民重困。于是天子与公卿议，更钱造币以赡用，

有白鹿，少府有很多银锡。自孝文帝改行四铢钱，到这一年已经四十多年。从武帝建元以来，因为财用不敷，政府往往在产铜多的矿山开采铸钱，百姓也有人暗地里私自铸钱的，这些货币多得无法计算。铸钱越多分量却越轻，物资越少而价格就越贵。主管部门于是宣布：“古代的皮币，诸侯用来行聘事之礼。金有三个等级，黄金是上等，白金是中等，赤金（铜）是下等。现在半两钱法令规定每枚重四铢，而奸猾之徒暗地盗磨钱背面无文处的铜屑以铸币，钱币分量越来越轻，而且变薄，物价很贵，到较远的地方去采购物资，使用货币就十分麻烦，很不经济。”现在用边长一尺的正方形白鹿皮，四周画上彩色花纹，制成皮币，价值四十万，王侯和宗室成员行朝觐聘享之礼时，必须以皮币衬在贡献的玉璧下面，才能通行。

又将银锡合在一起，铸造成“白金”。当时认为天用龙纹最适当，地用马纹最适当，人用龟纹最适当，所以制造了三等白金币：第一等重八两，为圆形，花纹为龙形，叫作“白选”，价值三千钱；第二等分量稍轻，方形，花纹为马形，价值五百钱；第三等分量又轻一些，为椭圆形，花纹为龟形，价值三百钱。下令官府销毁半两钱，重铸三铢钱，钱上的铭文与重量一致。偷铸诸种金钱都要被判死罪，但实际上官吏百姓偷铸白金的人依然很多。

于是任命东郭咸阳、孔仅为大农丞，管理盐铁官营的事务。桑弘羊因为善于计算，以皇帝身旁的侍中的身份而备受重用。咸阳是齐地的大盐商，孔仅是南阳地方的大冶铁商，都经营致富家财千金，所以郑当时向皇帝推荐他们。弘羊是洛阳商人的儿子，因心算迅捷，十三岁就做了侍中。因此这三个人讨论谋利的事情无微不至，真达到能把一根毫毛分割到两半的地步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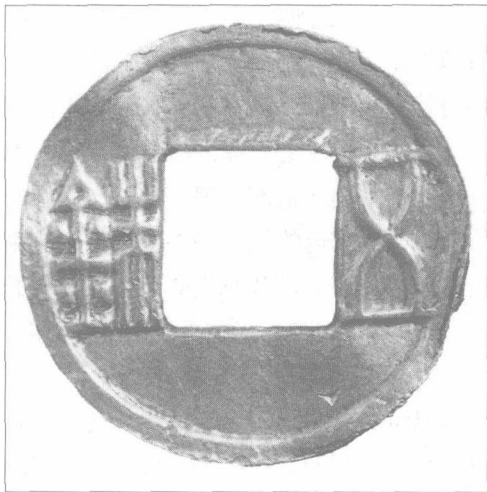
而摧浮淫并兼之徒。是时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银锡。自孝文更造四铢钱，至是岁四十余年，从建元以来，用少，县官往往即多铜山而铸钱，民亦间盗铸钱，不可胜数。钱益多而轻，物益少而贵。有司言曰：“古者皮币，诸侯以聘享。金有三等，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。今半两钱法重四铢，而奸或盗磨钱里取铅，钱益轻薄而物贵，则远方用币烦费不省。”乃以白鹿皮方尺，缘以藻绩，为皮币，直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享，必以皮币荐璧，然后得行。

又造银锡为白金。以为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人用莫如龟，故白金三品：其一曰重八两，圜之，其文龙，名曰“白选”，直三千；二曰以重差小，方之，其文马，直五百；三曰复小，橢之，其文龟，直三百。令县官销半两钱，更铸三铢钱，文如其重。盗铸诸金钱罪皆死，而吏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胜数。

于是以东郭咸阳、孔仅为大农丞，领盐铁事；桑弘羊以计算用事，侍中。咸阳，齐之大煮盐，孔仅，南阳大冶，皆致生累千金，故郑当时进言之。弘羊，洛阳贾人子，以心计，年十三侍中。故三人言利事析秋豪矣。



文白对照全译史记



汉金五铢

法令日趋严密，官吏多因此被废职罢免。战争屡次发生，百姓为了逃避徭役征发，纷纷买爵至五大夫，能够征发的士兵越来越少。于是政府征召有“千夫”、“五大夫”爵位的人为吏，不愿任职的出马匹，被免职的以前的官吏都谪发在上林苑除草，或开挖昆明池。

第二年（元狩四年），大将军卫青、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大队人马出击匈奴，杀敌八九万人，国家赏赐五十万金，汉军损失马匹十几万，运粮和军事装备费用尚不计在内。当时，因为财政困难，战士经常领不到俸禄。

主管部门认为三铢钱分量轻，容易被仿造，就请求下令诸郡国改铸五铢钱，在钱两

面都铸有凸起的一圈钱唇，以防被磨取铜屑。

大农奏上盐铁丞孔仅、东郭咸阳的建议说：“山林海泽，是天地的宝藏，都应该属少府所管，供皇室支用。只是因为陛下无私，才归属大农以补充赋税收入。希望能招募百姓，自筹资金，用政府的器具煮盐，由政府提供铁锅和支付工值。而一些不劳而食的贵族豪民，想垄断山海资源，因以致富，并驱使利用小民，他们一定会有阻止官营的议论，切不能听从。请以法令规定：有敢于私自铸造铁器煮盐的人，处以‘钦左趾’之刑，没收其生产工具。不出铁的郡，设置小铁官，属所在县管辖。”朝廷即派孔仅、东郭咸阳乘着驿车巡行天下，视察各盐铁产地，设置官府，任用过去的盐铁富商为吏。选官的途径因此更杂乱，不再经过选拔，商人做官的更多了。

法既益严，吏多废免。兵革数动，民多买复及五大夫，征发之士益鲜。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，不欲者出马；故吏皆谪令伐棘上林，作昆明池。

其明年，大将军、骠骑大出击胡，得首虏八九万级，赏赐五十万金，汉军马死者十馀万匹，转漕车甲之费不与焉。是时财匮，战士颇不得禄矣。

有司言三铢钱轻，易奸诈，乃更请诸郡国铸五铢钱，周郭其下，令不可磨取铅焉。

大农上盐铁丞孔仅、咸阳言：“山海，天地之藏也，皆宜属少府，陛下不私，以属大农佐赋。愿募民自给费，因官器作煮盐，官与牢盆。浮食奇民欲擅管山海之货，以致富羡，役利细民。其沮事之议，不可胜听。敢私铸铁器煮盐者，钦左趾，没入其器物。郡不出铁者，置小铁官，便属在所县。”使孔仅、东郭咸阳乘传举行天下盐铁，作官府，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。吏道益杂，不选，而多贾人矣。

商人乘币制变更之际，多囤积货物以牟厚利。于是公卿们进言：“有很多郡国受灾，贫民因此失去产业，应招募他们迁到土地广阔肥沃的地区。陛下减少伙食，节省费用，拿出禁中的钱赈济灾民。放宽借贷的利息期限，减免赋税，但农民并未全都下田生产，经商的人越来越多。贫民没有积蓄，全靠政府救济。早些时候政府下令按比例征收轺车和商人的财产税，请继续征收，而提高其税率：凡是市内的坐贾、往来贩运的行商和高利贷者、囤积货物以赢利者，即使不在市籍之内，也须各自以所有的财物向官府申报，按二千钱一算的比例交税。经营手工业和铸造业的，按四千钱一算的比例征收。不享受官吏待遇的三老、北方边区骑士，轺车一辆纳一算，商人则每辆纳二算，船长五丈以上纳一算。匿财不报、自报不实者，罚戍边一岁，没收所有钱财。有能告发的，以其告发者财产之半奖励。商人有市籍的及其家属，都不许占有田地，以便利农民，有敢于犯令的，政府没收他们的耕地和僮奴。”

于是，天子想起以前卜式的话，就召卜式来朝，任为中郎，赐爵左庶长，赐田十顷。并向天下宣市，让百姓都知道有卜式这样的人。

卜式是河南地方人，原以耕田放牧为业。父母死后，他有年幼的兄弟。等到兄弟长大成人之后，卜式分家不计自己的份额，只留下一百多只羊，余下的田地房屋财物都给了兄弟。卜式到山里放了十几年羊，羊群繁殖到一千多头，又买了田地房屋。但兄弟家业全都破产了，卜式又把田产分给他们，如此有多次。正当朝廷几次派将军率兵出击匈奴之时，卜式给皇帝上书，愿献出一半家产给政府以助边事之用。天子派使者问卜式：“你想当官吗？”卜式回答说：“我从小放羊，不熟悉做官，不愿意。”使者又问：“你家里有冤枉要诉说吗？”他回答道：“我平生与别人没有发生过纠纷。同乡的穷人我借钱物给他们，有恶习

商贾以币之变，多积货逐利。于是公卿言：“郡国颇被灾害，贫民无产业者，募徙广饶之地。陛下损膳省用，出禁钱以振元元，宽贷赋，而民不齐出于南亩，商贾滋众。贫者畜积无有，皆仰县官。异时算轺车贾人缗钱皆有差，请算如故。诸贾人未作赏贷卖买，居邑稽诸物，及商以取利者，虽无市籍，各以其物自占，率缗钱二千而一算。诸作有租及铸，率缗钱四千一算。非吏比者三老、北边骑士，轺车以一算；商贾人轺车二算；船五丈以上一算。匿不自占，占不悉，戍边一岁，没入缗钱。有能告者，以其半界之。贾人有市籍者，及其家属，皆无得籍名田，以便农。敢犯令，没入田儻。”

天子乃思卜式之言，召拜式为中郎，爵左庶长，赐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使明知之。

初，卜式者，河南人也，以田畜为事。亲死，式有少弟，弟壮，式脱身出分，独取畜羊百馀，田宅财物尽予弟。式入山牧十余岁，羊致千馀头，买田宅。而其弟尽破其业，式辄复分予弟者数矣。是时汉方数使将击匈奴，卜式上书，愿输家之半县官助边。天子使使问式：“欲官乎？”式曰：“臣少牧，不习仕宦，不愿也。”使问曰：“家岂有冤，欲言事



卜式助边，选自《马骀画宝》。

的教育他们学好，邻居们都听从我，我为什么会被人冤枉？没有什么要诉说的。”使者问：“果真是这样，您希望做什么呢？”卜式说：“天子打击匈奴，我以为贤良的人应该战死疆场，有钱的人应该贡献财物，只有这样，匈奴才可能被消灭。”使者把他的话详细上报给皇帝。天子将此事告诉了丞相公孙弘。公孙弘说：“这不是人之常情，恐怕是另有图谋不守法度之人，不能以他作榜样教化民众，而致乱了法令，请您不要准许。”这样搁置下来，很久没有回答卜式。过了几年，卜式上书的事遂作罢。卜式回到乡里，依旧耕田放牧。过了一年多，正赶上军队数次出动，匈奴浑邪王投降，国家花费巨大，仓库储蓄用尽。第二年（元狩三年），大批贫民迁徙，生活全靠政府，政府不能全部供给。卜式拿出二十万钱交给河南郡守，用于迁徙的贫民。河南郡向中央上报富人帮助穷人的名单，天子见到了卜式的名字，记起了他。说：“这个人以前曾坚决要求贡献半数

家产补助军费。”决定给予嘉许。于是赐卜式外徭四百人的代更钱（即十二万钱）。卜式又将钱全部献给国家。当时，有钱的人都争相隐瞒自己的财产，只有卜式积极贡献钱财。天子这才认为卜式真正是品德高尚的人，所以大加尊敬和表扬，借以教育百姓。

乎？”式曰：“臣生与人无分争。式邑人贫者贷之，不善者教顺之，所居人皆从式，式何故见冤于人！无所欲言也。”使者曰：“苟如此，子何欲而然？”式曰：“天子诛匈奴，愚以为贤者宜死节于边，有财者宜输委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”使者具其言入以闻。天子以语丞相弘。弘曰：“此非人情。不轨之臣，不可以为化而乱法，愿陛下勿许。”于是上久不报式，数岁，乃罢式。式归，复田牧。岁馀，会军数出，浑邪王等降，县官费众，仓府空。其明年，贫民大徙，皆仰给县官，无以尽贍。卜式持钱二十万予河南守，以给徙民。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籍，天子见卜式名，识之，曰“是固前而欲输其家半助边”，乃赐式外徭四百人。式又尽复予县官。是时富豪皆争匿财，唯式尤欲输之助费。天子于是以式终长者，故尊显以风百姓。

最初，卜式不愿为郎。皇帝说：“我在上林苑养了羊，想让您去放牧。”卜式才接受了官职，穿着麻布衣草鞋去放羊。经过一年多，羊都长得很肥壮而且数量增多。皇帝从这里经过见到羊群，认为卜式干得很不错。卜式说：“不单是放羊，治理民众也是这样，按时起居，不好的立即清除，不要让它带坏一群。”皇帝认为卜式的话很新奇，就让他做缙氏县令以试其材，由于苛扰较少，果然缙氏县的人民都很感便利。又转任成皋县令，管理水路运输名列第一。皇帝认为卜式是朴实忠厚的人，就让他做了齐王太傅。

孔仅在全国推行铁器官营，三年中升任大农，位列九卿之一。桑弘羊正式出任大农丞，管理各项会计核算的事宜，在小范围内试办均输以流通货物。

开始下令已试为吏者可以献粟实授官职，范围是从郎官到六百石的官员。

自从铸造白金币和五铢钱以来的五年中，因偷铸金钱而犯罪的官吏和百姓适逢大赦而免死的有几十万人。未被官府发觉的盗铸者互相火并斗杀的不计其数。赦免自首的有一百多万人，然而自首的不能至半数，不敢自首的比自首的人还多。天下人差不多都在铸金钱了。犯法的人众多，官吏不能全部捕杀，于是派博士褚大、徐偃等分批巡行地方郡国。检举那些兼并土地、营私牟利的郡守、王国相等地方官。这时御史大夫张汤正受宠信掌权，减宣、杜周等任职中丞，义纵、王温舒等因为执法严酷而位列九卿，监察地方司法的“直指”官夏兰之流也就出现了。

大农颜异在此期间被诛。当初，颜异是济南亭长，因为廉洁正直升任九卿。皇帝与

初，式不愿为郎。上曰：“吾有羊上林中，欲令子牧之。”式乃拜为郎，布衣赆而牧羊。岁馀，羊肥息。上过见其羊，善之。式曰：“非独羊也，治民亦犹是也。以时起居；恶者辄斥去，毋令败群。”上以式为奇，拜为缙氏令试之，缙氏便之。迁为成皋令，将漕最。上以为式朴忠，拜为齐王太傅。

而孔仅之使天下铸作器，三年中拜为大农，列于九卿。而桑弘羊为大农丞，管诸会计事，稍稍置均输以通货物矣。

始令吏得入谷补官，郎至六百石。

自造白金五铢钱后五岁，赦吏民之坐盗铸金钱死者数十万人。其不发觉相杀者，不可胜计。赦自出者百馀万人。然不能半自出，天下大抵无虑皆铸金钱矣。犯者众，吏不能尽诛取，于是遣博士褚大、徐偃等分曹循行郡国，举兼并之徒守相为利者。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隆贵用事，减宣、杜周等为中丞，义纵、尹齐、王温舒等用惨急刻深为九卿，而直指夏兰之属始出矣。

而大农颜异诛。初，异为济南亭长，以廉直稍迁至九卿。上与张汤既造白鹿皮币，问



文白对照全译史记

张汤决定制作白鹿皮币，询问他的意见。他说：“现在王侯到京城朝见拜贺用的是苍色的玉璧，价值不过数千，但皮币反而价值四十万，是本末不相当。”皇帝听了之后不高兴。张汤和颜异平素有隙，等到有人告发颜异别的事情，正好由张汤审理此案。以前，颜异曾和客人谈话，客人议论新颁布的诏令有不合适的地方，颜异没有回答，只是微露反唇相讥之意。张汤上奏颜异身为九卿，见法令不宜不提出自己的意见而在腹中诽谤，罪当处死。自此，有了“腹诽”这一死罪决事比，而公卿大夫多半谄媚奉迎以保自身了。

天子已经下达了征收财产税的“缗钱令”，并尊崇卜式这个样板，百姓却始终不肯拿出自己的财产帮助国家，于是杨可“告缗”检举商人匿财的行动就普遍开展了。

很多郡国在铸钱时掺假，使货币不足法定的分量，公卿请下令由京师的钟官铸造，以红铜精工制造磨郭错边的赤侧钱，一枚赤侧钱抵旧有钱币五枚，交纳赋税非赤侧钱不能行用。白金钱稍贬值，民众仍并不重视，不愿使用，政府下令禁止亦不见效，一年多以后，白金终于废止不再通行。

这一年（元鼎二年）冬，张汤死，民众并不思念他。

此后两年（元鼎四年），赤侧钱贱，民众规避法令，贬值换算使用，仍不便流通，又被废止。于是下令所有郡国都不得再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统一铸造。上林三官钱多了以后，又下令全国除三官钱外其余货币不准使用，各郡国以前所铸的钱全部废止熔销，将熔成的铜块送到三官。这样，民众铸钱的就很少了，因为计算工本费不能牟利，只有十分熟悉铸钱技术而又有大量资金的人才能偷偷地铸些钱。

异。异曰：“今王侯朝贺以苍璧，直数千，而其皮币反四十万，本末不相称。”天子不说。张汤又与异有郤，及有人告异以它议，事下张汤治异。异与客语，客语初令下有不便者，异不应，微反唇。汤奏当异九卿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腹诽，论死。自是之后，有腹诽之法比，而公卿大夫多谄谀取容矣。

天子既下缗钱令而尊卜式，百姓终莫分财佐县官，于是告缗钱纵矣。

郡国多奸铸钱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铸钟官赤侧，一当五，赋官用非赤侧不得行。白金稍贱，民不宝用，县官以令禁之，无益。岁馀，白金终废不行。

是岁也，张汤死而民不思。

其后二岁，赤侧钱贱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，又废。于是悉禁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。钱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诸郡国所前铸钱皆废销之，输其铜三官。而民之铸钱益少，计其费不能相当，唯真工大奸乃盗为之。

卜式做齐王太傅之后，杨可主持的告缗活动遍布各地，中等资财以上的人家差不多都遭告发。杜周审理这些案件，很少有能翻案的。于是朝廷派遣御史、廷尉正、廷尉监等分批下到地方，专门办理各地交纳缗钱的事务，得到从民间没收的财物以亿计，奴婢数以千计万计，大的县没收的田地有几百顷，小县达一百多顷，住宅也如此。因此中等以上的商人大都破产，百姓只顾鲜衣美食追求享乐，不再积蓄经营产业，而政府因为有盐铁官营和算缗钱的收入，国用越来越宽裕了。

（元鼎三年）将函谷关迁到新安县界，扩大关中的范围，并在京师之外设置左辅和右辅。

本来，因为大农令下管盐铁的官署收入的钱很多，想设置水衡都尉，以其主管盐铁。到杨可主持告缗事，上林苑财物太多，就命水衡都尉主管上林苑。上林苑既已堆满财物，又扩大上林苑的面积。这时南越国想用战船与汉军交锋，为此汉大修昆明池，周围沿池建了许多宫观。又制作楼船，高达十几丈，上面树立旗帜，更加壮观。天子动了心，乃修建了柏梁台，高几十丈。宫室的修建从此日益华丽。

政府乃将征来的缗钱分给各官府，而水衡都尉、少府、大农令、太仆等各府都设置农官，往往就各地近时没收的田地去组织耕种。没收来的奴婢，分在各苑里饲养狗马及禽兽，还有的分给各官府。各级官府机构日益混乱增多，下属的刑徒奴婢众多，每年要经由黄河运输四百万石粮食到京师，加上各官府自行采买粮食才能满足需要。

一个叫所忠的人说：“有些官僚子弟和富人，以斗鸡、赛狗赛马、打猎赌博为乐，扰乱百姓。”于是官府按法令审查他们，这些人互相检举了几千人，叫作“株送徒”。他们本

卜式相齐，而杨可告缗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抵皆遇告。杜周治之，狱少反者。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监分曹往，即治郡国缗钱，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馀顷，宅亦如之。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率破，民偷甘食好衣，不事畜藏之产业，而县官有盐铁缗钱之故，用益饶矣。

益广关，置左右辅。

初，大农管盐铁官布多，置水衡，欲以主盐铁；及杨可告缗钱，上林财物众，乃令水衡主上林。上林既充满，益广。是时越欲与汉用船战逐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观环之。治楼船，高十馀丈，旗帜加其上，甚壮。于是天子感之，乃作柏梁台，高数十丈。宫室之修，由此日丽。

乃分缗钱诸官，而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各置农官，往往即郡县比没入田田之。其没入奴婢，分诸苑养狗马禽兽，及与诸官。诸官益杂置多，徒奴婢众，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，及官自采乃足。

所忠言：“世家子弟富人或斗鸡走狗马，弋猎博戏，乱齐民。”乃征诸犯令，相引数千人，命曰“株送徒”。入财者得补郎，郎选衰矣。



文白对照全译史记

应受徒刑，但献出财产的却可以补充为郎，于是郎的选拔制度就破败了。

这时山东受黄河水患，（元鼎二年以来）几年没有收成，饥荒使有的地方发生人吃人的现象，受灾面积方圆达一二千里。天子怜惜灾民，下诏说：“江南是火耕水耨的地方，耕作较易，准许饥民到江淮间取食谋生，想留下的人可以留居当地。”并派遣使者往来护送迁徙的饥民，运来巴蜀的粮食赈济他们。

第二年，天子开始巡视地方。东渡黄河，河东郡守没有料到皇帝车驾突然来到，来不及办理供应，遂自杀。天子一行西过陇山，陇西守因为仓促之间来不及供应天子下属的伙食，亦自杀。之后，皇帝北行出萧关，随从的几万骑士在新秦中射猎，部勒边地的军队，之后回到长安。新秦中的一些地段千里之间不设防御工事，因此处决了北地太守以下的官吏。下令官姓可以在边地养马，政府供给母马，三年后归还，十匹母马收取一匹马驹为利息。因为有了这笔收入补助边地开支，新秦中财物已充，就（在元鼎五年）废除了告缗令。

天子得到宝鼎之后，设立了后土、太一祠，公卿议论封禅的事情，而全国各地都预先建桥铺路，修缮原有的宫室，那些在驰道边上的县，都筹集物资，设置用具，期待天子能在该地停留。

第二年（元鼎五年），南越谋反，西羌侵扰边境地区为虐。皇帝因为山东地区遭灾无粮，遂赦免天下囚犯，以二十多万南方楼船卒进攻南越，又征发三河地区几万骑兵反击西羌，并派数万人渡过黄河修筑令居城。设置张掖、酒泉郡，（元鼎六年）在上郡、朔方、

是时山东被河灾，及岁不登数年，人或相食，方一二千里。天子怜之，诏曰：“江南火耕水耨，令饥民得流就食江淮间，欲留，留处。”遣使冠盖相属于道，护之，下巴蜀粟以振之。

其明年，天子始巡郡国。东度河，河东守不意行至，不辨，自杀。行西逾陇，陇西守以行往卒，天子从官不得食，陇西守自杀。于是上北出萧关，从数万骑，猎新秦中，以勒边兵而归。新秦中或千里无亭徼，于是诛北地太守以下，而令民得畜牧边县，官假马母，三岁而归，及息什一，以除告缗，用充仞新秦中。

既得宝鼎，立后土、太一祠，公卿议封禅事，而天下郡国皆豫治道桥，缮故宫，及当驰道县，县治官储，设供具，而望以待幸。

其明年，南越反，西羌侵边为桀。于是天子为山东不赡，赦天下囚，因南方楼船卒二十余万人击南越，数万人发三河以西骑击西羌，又数万人度河筑令居。初置张掖、酒泉郡，而上郡、朔方、西河、河西开田官，斥塞卒六十万人戍田之。中国缮道馈粮，远者

西河、河西地区设置田官，六十万士卒在那里且戍且田。中原地区修路运输粮饷，远的地方有三千里，近的也有一千多里，费用都从大农开支。边境地区武器装备缺乏，又调拨武库工官制造的武器补充。驾车和骑乘用的马缺乏，政府钱少，买马困难，乃发布命令，自封侯到官秩三百石以上的吏，按等级拿出不同数量的母马送到各地的亭去饲养，政府每年（检查繁殖情况）征收子马为息。

齐王相卜式给皇帝上奏说：“我听到皇上忧虑，这是为臣的耻辱。现在南越国谋反，我愿父子和齐地会驾船的人去那里为国捐躯。”天子下诏书说：“卜式虽然是一个从事农牧的人，不用此牟利，有余财就献出帮助国家。今天下不幸有了危难，卜式自告奋勇愿父子报国，虽然没有参加战斗，可以说是满怀忠义。赐卜式爵关内侯，黄金六十斤，田十顷。”此事通告全国，但无人响应。数百列侯无一请求从军去打击羌人和南越的反叛。到朝廷祭祀祖庙时，少府检查列侯们贡献的酎金，以不合规定的重量和成色标准为词，免掉爵位的有一百多人。朝廷于是任命卜式为御史大夫。

卜式在职期间，见到郡国多不赞成国家经营盐铁，铁器质次价高，有的甚至强令百姓购买或代卖，而征收船税使经商的人减少，物价昂贵，就请孔仅代为向皇帝说征收船税的事，皇帝因此不喜欢卜式了。

汉朝连续三年发兵，镇压了羌人，灭掉南越国，在番禺以西到蜀地南边地区设置了十七个新郡，暂且依当地旧有的习俗管理，不收赋税。南阳、汉中以南的各郡，各自供应临近新郡官府吏卒的俸禄和食物，以及驿传车马用具。但是新郡经常有小规模反抗发生，杀害汉朝派去的官吏。汉廷派南方的官吏士兵去镇压，一两年间动用了一万多人，费用都

三千，近者千馀里，皆仰给大农。边兵不足，乃发武库工官兵器以贍之。车骑马乏绝，县官钱少，买马难得，乃著令，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以上吏，以差出牝马天下亭，亭有畜牝马，岁课息。

齐相卜式上书曰：“臣闻主忧臣辱。南越反，臣愿父子与齐习船者往死之。”天子下诏曰：“卜式虽躬耕牧，不以为利，有馀辄助县官之用。今天下不幸有急，而式奋愿父子死之，虽未战，可谓义形于内。赐爵关内侯，金六十斤，田十顷。”布告天下，天下莫应。列侯以百数，皆莫求从军击羌、越。至酎，少府省金，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馀人。乃拜式为御史大夫。

式既在位，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，铁器苦恶，贾贵，或强令民卖买之。而船有算，商者少，物贵，乃因孔仅言船算事。上由是不悦卜式。

汉连兵三岁，诛羌，灭南越，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，且以其故俗治，毋赋税。南阳、汉中以往郡，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食币物，传车马被具。而初郡时时小反，杀吏，汉发南方吏卒往诛之，间岁万馀人，费皆仰给大农。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，故能